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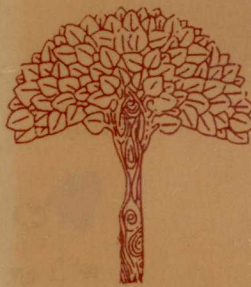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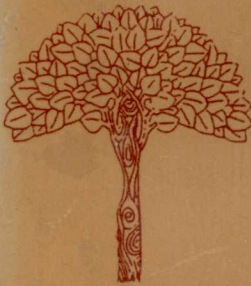
橡树学术丛书

稗海探骊

——古代小说新论

沈新林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馆

稗海探骊——古代小说新论

作 者：沈新林

责任编辑：郭济访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气象学院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2 印张 1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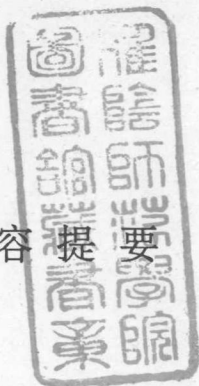
字数：260,000 1997年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051-8/I·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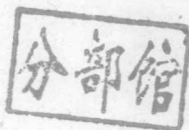
定 价：1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421341

内容提要



本书是著者系统深入研究古代小说的专著。古代小说卷帙浩繁,前哲时贤辛勤探索,硕果累累。作者积十余年之功,主要以通俗小说为研究对象,着重探寻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经验。既有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宏观把握,又有一部作品、一个片断的艺术分析。既运用了传统的考据、评论等治学方法;也穿插了艺术鉴赏的手段;有些篇章则几种手法并用,互为发明,相得益彰。作者不仅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而且注意发挥细致入微的审美感受,还努力从文化学角度观照作品;尽管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但都力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出新意。

全书分为“形象论”、“艺术论”、“作家作品论”、“纵横论”四编。四编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某种内在联系。“形象论”通过若干个体或群体形象的分析,既总结了古小说塑造人物的艺术经验,又论述了某些特殊形象的演变过程。“艺术论”以名著为例,从不同方面归纳了古代小说的艺术成就。“作家作品论”既有正面的阐述,又有反面的批判,客观地分析了古代小说家的世界观、文艺观及其与作品间的关系。“纵横论”侧重于宏观把握,有作品的比较、流派的分析、作家思想的研究,也有古代小说中某些现象的探讨。作者对古代小说的研究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新的视角、新的阐述、新的结论,使本书具备了自己的特色。从本书中可以了解作者的治学方法和对于古小说的新观点。



204213412



序

市场经济的大潮将一批批文人卷进了商海，这在知识分子还相当清贫的今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不少青年学者自甘清贫，依旧在艺术园地里辛勤耕耘，沈新林同志便是一例。

新林同志有志于研治古代小说。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他参与了不少研究项目，发表了很多文章，得到了可观的收获。

应该说，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史研究在我国仅有数十年的历史，但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其间，诸如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都相当深入。怎样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开掘，这是摆在每个研究古代小说的年轻学者面前的现实问题。新林同志研究之初，就选择了一个前人不够重视而确有研究价值的课题，那就是李渔及其小说。他仔细阅读原著，广泛搜集资料，努力进行考察，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思考，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并且出版了专著。他的一些成果不仅为国内学人所瞩目，而且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法国的《文学》杂志曾专门介绍其论著观点。从这部《稗海探骊——古代小说新论》有关李渔小说的章节来看，他在这方面的功力是比较深的。例如《李渔小说的艺术成就》一节，从现实性、传奇性、喜剧性、通俗性等四个方

面,以大量的作品为例,与冯梦龙、凌濛初的小说进行比较,归纳出李渔小说作品在艺术方面的创新。有了研究李渔小说的基础,对清代的历史背景和创作状况也就比较熟悉。新林同志由此而展开去,对清代的其他小说,包括《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进行研究。因为他心中有“底”,比常人多了一分比较、一种联想和一层分析,所以每多创见,给人以别具一格的感觉。从这本“新论”的内容来看,有关清代小说的研究论文占了绝大多数,可见这与新林同志以李渔研究为突破口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种由点及面、逐步扩展和加深的治学路子,我认为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研究古代小说,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有人侧重史实的考订,有人擅长思想的阐释,有人精于艺术的分析。新林同志研究小说,几个方面的工作都做过。我以为他做得最好的是小说艺术分析,无论人物、情节,抑或结构、语言,总能写出自己独特的体会。《红楼梦》堪称古代小说的艺术宝藏,前人作过很多开掘,取得了巨大的收获,但并没有开掘殆尽,有志者仍然可以作横断或深层的探究。“一形二体,相互补充”一节便是一种新的尝试。它对《红楼梦》的人物设置艺术作了研究,认为“贾府的子孙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以宝玉为代表的‘叛逆者’;以贾兰为代表的‘补天者’;以贾珍为代表的‘堕落者’和以惜春为代表的‘解脱者’。”他还指出,这四类人物虽然没有交代结局,但都通过相应的补充形象作了生动的说明。宝玉的补充形象是甄士隐,贾兰的补充形象是贾雨村,贾珍的补充形象是贾赦,惜春的补充形象是妙玉。尽管新林同志没有对曹雪芹设置人物的主观意图作出分析或提供可资证明的材料,但从人物形象体系来看,文章的观点是言之成理的,不失为一家之言。

新林同志很厚道,很本分。领导上分配他干什么工作,教什么课,他从不讨价还价,而且还会花大力气去做好,去教好,所以他很忙,很累。他自小生活艰苦,家境清贫,直到如今,一家三代五口仍

然主要依仗他的菲薄的工资维持生计，所以他很苦，很土。跟同辈人相比，他年龄稍大，加上勤奋工作和生活维艰，所以满身是病。最近，学校办在百公里外的一所附属中学需要一名业务素质上乘的副教授去担任领导，在很多人不愿去抑或开高价的情况下，他毅然服从分配，愉快地上任去了。从主流而言，这是人格使然。要说有支流，我想可能是生活使然。因为按规定到附中任职，可以得到补贴。由此，我又想，新林同志在十多年中，能够写那么多文章，可谓废寝忘食，委实不容易，这实在是勤奋和忠于职守的表现。但这其中有否卖文糊口的蛛丝马迹呢？我认为是一点的。“新论”中的少量文字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深思熟虑，但细细将“新论”中的文章作了时序排列之后，分明看到了他的不断成熟的过程，我的心里也就释然了。我想，新林同志本来是不善包装自己的厚道人，何苦再让他为难呢！毋庸说，即使有少量卖文的痕迹，也仍然不失书生本色。

我相信，本分的、不断成熟的新林同志，今后一定会写出更多有份量的作品来。

谈凤梁

一九九六年七月

目 录

序	谈凤梁
绪论	(1)

第一编 形象论

一、从文化视角观照人物形象	
——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蕴和人格魅力	(14)
二、对立统一的复杂典型	
——论林黛玉形象的病态美	(22)
三、貌似喜剧的悲剧角色	
——论元春	(33)
四、千姿百态的艺术群体	
——论《儒林外史》中的青年形象	(42)
五、并非“多余的人”	
——论《儒林外史》中的小人物	(52)
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论《金瓶梅》中的“淫妇”形象	(65)

七、畸形艺术形象的绝笔

- 论古代小说中的怪客人形象 (79)

第二编 艺术论

一、“斑”之中见匠心

- 从“焦大骂府”看《红楼梦》的构思艺术 (98)

二、一形二体,相互补充

- 《红楼梦》的人物设置艺术 (102)

三、波澜迭起,妙趣横生

- 《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情节艺术 (113)

四、讽刺艺术的一颗明珠

- 《范进中举》的讽刺特色 (119)

五、出神入化,叹为观止

- 《明湖居听书》的语言艺术 (124)

六、小说:无声的戏剧

- 李渔的戏曲理论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130)

七、戛戛独造,别有天地

- 李渔小说的艺术成就 (143)

第三编 作家作品论

- 一、一本以文为戏的小说集:《无声戏》 (164)

- 二、一本以楼名篇的小说集:《十二楼》 (176)

- 三、李渔与《合锦回文传》 (187)

- 四、才子佳人小说的杰构:《好逑传》 (195)

- 五、艺高一筹的“才子书”:《白圭志》 (206)

- 六、俞万春和《荡寇志》 (213)

- 七、刘鹗和《老残游记》 (225)

第四编 纵横论

一、宋元话本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236)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饮食文化	(246)
三、两部惊人相似的巨著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异同比较	(263)
四、论曹雪芹的启蒙思想	(274)
五、论侠义公案小说	(300)
后记	(317)

绪 论

一个人选择一个研究项目、研究课题，常常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回想起来，我走上研治古代小说之路，看起来是偶然的，仔细想想，又是必然的。

一、从“一代之文学”说开去

晚清大学问家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序言》）。

这是一段非常精辟的论断，后世学者莫不折服并加以沿用。我在钦羨王国维先生学问的赅博贯通之余，却在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他论说“一代文学”只说到元代，而明清两朝阙如呢？明清两代有没有“一代之文学”呢？如果有，又该是什么呢？其实研究古代文学史的学者大致都会得出一个趋同的结论：明清两代的代表文学样式是小说。王国维先生讳莫如深，他不好说，不愿说。我认为至少有两重原因。一是他所列举的骚、赋、骈语、诗、词、曲，都有前后承传关系，多属雅文学一族。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前言”，自然不可或缺。而小说与诗、词、曲等韵文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又在宋元之后，完全可以不提。二是深层次的原因，王先生作为封建遗老，对于

通俗文学的小说,或不理解、或有偏见,故避而不谈。明眼人看得出,作为学术泰斗的他,多治经史,对于小说却少染指。“归结起来,其前期的成就主要在文学,包括文艺批评、诗词与戏曲史之研究;后期主要在经史小学,特别在金甲文字、汉晋简牍、汉魏石经、敦煌卷子的整理与考释”(陈鸿祥《王国维年谱·前言》),于此可见端倪。

如果说,这种解释有一点合理之处的话,那么,可以说,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观是有代表性的。这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延续。视小说为“丛残小语”、“短书”(桓谭《新论》),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这种状况一直到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明代才有所松动。明代四大奇书的出现,便打破了诗文一统天下的正统局面,但作为通俗文学主力军的小说并未能登堂入室。最突出的表现是,一大批通俗小说家仍对正统观念的歧视心有余悸。惨淡经营一部长篇小说后,并不敢署上大名。《金瓶梅》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第一部人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然而不幸的是,作者“兰陵笑笑生”,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依然聚讼纷纭,其大致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不下五十。其他,如天花藏主人、东鲁古狂人、名教中人、圣水艾衲居士、笔炼阁主人、情隐道人,等等,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后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考出其真实姓名,有些至今乃至永远是一个谁都无法解开的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的悲哀。

这种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清代以降,情况还未根本好转。吴敬梓,这个伟大的讽刺小说作家,创作了小说史上空前绝后的讽刺杰构,却得不到友人的理解。“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程晋芳《怀人诗》)。可见社会传统偏见的影响是多么可怕!

鲁迅是近现代研究古典小说成就极高的学者。他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

详”(《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小说遭到冷遇,研究者自然寥寥,只有少数有识之士在收集、整理、考订,难以形成气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诞生。据说,解放以前,大学中文系不讲小说史,乃至整个元明清文学都被省略,究其实,是没有人重视,更没有人编写教材的缘故。解放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小说研究终于在学术殿堂上争得了一席之地,然而好景不长,到“文化大革命”,小说又成了重灾区,古代小说统统被打入冷宫,有的被贴上了黄色标签,谁还敢去研究?到正本清源之后,在诗歌、散文问津者日稀的情况下,小说研究开始热火起来,出现了“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喜人景象。不过,古代小说卷帙浩繁,单通俗小说有一千二百余种,文言小说数量在二千种以上,合计三千多种。且研究少,争议多,成就越高的小说争议越多,研究愈显重要。古代小说部头大,动辄百万字的规模,不少人望而却步。对于学术界来说,虽然小说研究领域成就可观,但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性、迫切性激发我作出果断的抉择,于是我走上了小说研究这条艰苦曲折之路。

二、说不完的《红楼梦》

伟大的艺术品是永远说不完的。《红楼梦》堪称中国古代小说的高峰,是伟大的艺术珍品,因此,《红楼梦》是永远说不完的。

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会再有人提出疑问了。

确实,《红楼梦》既伟大又复杂。

《红楼梦》伟大之处在于写得最好、影响最大。

毛泽东曾经把《红楼梦》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并称为中华民族的四大特色(《论十大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

《红楼梦》文备众体，无一不工。举凡诗、词、曲、赋、歌谣、赞谏、偈语、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几乎囊括了古代文学的所有样式，而且都达到相当水准。有人作了一个统计，《红楼梦》前八十回有诗词曲赋一百九十七首，后四十回四十首。有学者据此判定，前后分别出自二人之手，这有一定道理。本文不涉及这一论题，而是把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看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就诗作而言，形式有五律、五绝、七律、七绝、排律、歌行、骚体诗；内容可分咏物、咏怀、怀古、即事、即景、谜语诗、打油诗；写法有限题的（如第38回，限咏菊）、限韵的（如第37回，门字韵，十三元）、限诗体的（如第70回限各色小调），还有同题分咏、分题合咏，有应制、联句、拟古诗（如第45回《风雨词》拟《春江花月夜》之格，第78回《婉孌词》拟《长恨歌》之体）。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前八十回出自作品人物之手的诗、词、曲有一百二十八首之多。由于人物的性格、志趣、修养、境遇的差别，其诗词作品大异其趣。同样填柳絮词，薛宝钗的《临江仙》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高亢浏亮，显示出作者的宏图大志；林黛玉的《唐多令》则云：“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悲切凄楚，咏叹自己飘泊无依的身世。这些诗词都成为表现人物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古代小说中并不多见。

小说的使命是刻画人物形象，《红楼梦》善于以最少的文字刻画同类人物的品性差异。宝玉挨打以后，许多人粉墨登场，急于表现自己对宝玉的怜爱与关心。然而，每个人的行动始终受自己性格修养的支配，异彩纷呈，引人注目。你看，那个乖巧玲珑的薛宝钗手托丸药，捷足先登，快步走来了。见了宝玉，她点头叹道：

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

话虽没有说完，但可想而知，她想说的是“心疼”两个字。她很动情，

乃至哽咽难言了。不过，最后两个字不说出口，恰恰表现出这位大家闺秀的修养。她下意识地“把‘我们’放在老太太、太太之后，其心迹不言自明。

袭人，这个贾府中最有体面的大丫环，这个贾宝玉初试云雨情的对象，她看到宝玉腿上伤痕累累，半青半紫，咬着牙说：

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得到这步地位，幸而没动筋骨，倘或打出个残疾来，可叫人怎么样呢？

仔细品味，两人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主旨是两点：一是宝玉没有听自己的话；二是看到宝玉挨打的惨样，心里难过。但由于两个人的出身、气质、修养大相径庭，所以出语有天渊之别。袭人赤裸裸地表露自己的感情，唯恐别人不理解；宝钗则千方百计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生怕别人觉察出什么。“早听人一句话”，这个“人”字用得妙，比起袭人说的“但凡听我一句话”来，要高明一千倍，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别。袭人咬牙切齿，口出粗言，显然缺少文化教养，远不及宝钗的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这样的文字才是第一流的文字，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字。试问，中国历朝历代成千上万的作家中，有几个能写得出来？

《红楼梦》影响最大，早期抄本流传时，便“昂其值，数十金”，且“家家喜阅，处处争购”（梦痴学人《梦痴说梦》）。嗣后有了专门的“红学”（均耀《慈竹居零墨》），其续书就有三十余种，外文译本则遍及全世界。

《红楼梦》的复杂在于它是一部未完稿，争议最多。大到小说主题，小到人物的一言一行，无不争论不休。由于其采用了严格的现实主义笔法，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声两歌”，因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这样，它又成为最难理解的一部巨著。

每每我讲完一节《红楼梦研究》以后,总有学生问我:“为什么二百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红楼梦》这样的巨著?”我思索片刻,慷慨陈词,运用文学理论的原理说明伟大作品产生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作者的修养、经历,等等。学生们似信非信。其实,我心里有数,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非花大力气研究不可。

三、对于古代小说研究现状的反思

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史研究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始。此后,小说才得到学界的重视。近代启蒙思想家为了利用小说鼓吹革命,把小说的作用夸大了极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欲新一国之民”包括“欲新道德”、“欲新宗教”、“欲新政治”、“欲新风俗”、“欲新学艺”、“欲新人心”,则“先新一国之小说”。他肯定了“小说为国民之魂”的命题。他认为小说既能表达国民的意志、要求、愿望,又对国民产生“教之”、“入之”、“谕之”、“治之”的教育感化作用;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量,“一曰熏”(潜移默化),“二曰浸”(持续不断的渗透感染),“三曰刺”(刺激),“四曰提”(忘我)。尽管其中夸张过当,但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因为矫枉必须过正嘛!

近现代研治古小说人数不少,鲁迅的“史略”虽有奠基之功,但“史略”仅十四万字,言之过简,语焉不详。所论虽大多极当,但也不无偏颇之处。胡适、俞平伯等前辈重考据,余响至今。目前尚健在的老一辈小说研究专家也是考证多,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中青年专家已注意到理论研究,但仍远远不够。迄今为止,古小说研究领域仍然是几多几少:考据多,理论探讨少;一流作品研究多,二、三流

作品研究少(据统计,古小说研究论文中,有一半是关于《红楼梦》的);外部研究多,内部研究少(有人孜孜不倦地研究曹雪芹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研究曹氏生平家世的“曹学”被称为“红外线”)。“三言二拍”中不少精彩篇章属一流作品,但问津者寥寥。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数以百计,其中不乏佳作;且作为古代白话小说峰巅之作的《红楼梦》,其实与才子佳人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难道其中的承传关系不值得总结吗?

再说,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小说批评史,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古小说领域有大量的处女地亟待开发。有许多学术研究的空白有待填补。

为什么古代小说研究会出现如许不如人意的情况呢?

原因并不复杂。除了传统的原因之外,古代小说本身战线长,作品多,部头大,阅读任务重,便令不少研究者望而却步;加之研究少,争议多,更使人不敢卷入是非之中。

确实,研究小说并非易事,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更难。看来,传统的思维模式必须打破,新的研究手段应该推广、应用。

四、对于古代小说发展规律的思考

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特殊的发展轨迹,对这种发展轨迹进行总结概括,便成为文学的内部规律。小说发展的规律如何呢?前哲时贤多有论说,互有异同。我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从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程度看,古代小说经历了一个远离现实生活——曲折反映现实——直接介入现实——贴近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古代神话作为古代小说的源头,通过神话世界来表现人民的理想和愿望,离现实比较遥远。《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都